

寶書



文獻大圖

A0758817

紅樓夢寶戲六講

高語罕著

陪都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版

全一冊定價國幣

元

著作人

高語

出版者

陪都書店

發行人

馮珊

發行所

陪都書店
潤華印書館

重慶大同路一號

紅樓夢寶藏六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廠址：重慶南岸馬鞍山新五十號
南京中山東路三五號後進

紅樓夢寶藏

開山白

諸君！在這個舉世波靡，硝火連天的當口，我來大談紅樓，一定有很多人要引以爲怪，這理由不能不略略表白一下。第一，我在這個大時代中却是個閒人，就是無事可做的人，隨便談談我想沒有人責備我，甚至可以原諒我，再進一步說，歐洲許多大哲學家或大科學家每當大動亂時代都認理亂不開地專門攻究他們所研究的問題，如歌德之於文學，康德之於哲學，拉瓦節之於科學，我雖不敢妄比前賢，然而其用心則一也。有人說，專門研究專門講說，在這時代固不能廢，然而爲什麼獨擇這一種平素只供人消遣的小說——紅樓夢呢？這也有說，第一，有些朋友常常聽見我愛瞎三話四地談紅樓，並且以爲我對於紅樓夢的見解，與前此說紅樓的迥然不同，時時慫恿我找一個機會把它公開出來，我本是個「一罐子不響，半罐子叮噹」的人，這句皖北的土話或許在座的諸君不大懂，我且借着梁任

公的一段話解釋一下。任公說：「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又自己批評道：「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尙未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任公且如此，所以我也就毫不自量，大膽「嘗試」一下。而且現在雖然大家都忙於打仗，暇談文藝，但是一般國民生活上，尤其是執干戈而衛國的戰士們，需要精神的食糧；一旦大戰告終，藝術生活的要求必然更加普遍更加提高，則今日之講究也可做將來的準備。那麼，又有人說，文藝的要求固然是很迫切，現在出版界雖然貧乏，但新的作品也不在少處，又何必從一兩百年前的陳紙堆中翻出這部盡人皆知的小說來講呢？我却不敢贊同這種意見，因為在百事貧乏的中國，文藝的創造自然也不能例外，縱有些好的作品，也實在太少。我們青年尤應當從事學習，尤應當從我們的古典作品中去學習，猶之乎革命後的蘇俄青年要從莎士比亞，王爾德，左拉，巴爾扎克，托爾斯泰，朵思退夫斯基，普希金等等的偉大作品去學習，一樣。若果我這個見解不錯，那麼，紅樓實在是我們百讀不厭，獨步千古的一部不朽的傑作！它的價值實在可以和左邱明的春秋傳，屈原的離騷，司馬遷的史記並駕齊驅。和它先後或同時的幾種大著，如水滸，儒林外史，三國演義，西遊記等等，都不難

同日而語，等量齊觀。中國人向來對於小說的觀念是錯誤的，他們——不是公子遭難，便是小姐養漢的記錄——所謂『其文不雅訓，縉紳先生難言之，』在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時代，一般人尤其是上流人，對於這種進步形式的文學作品，都懼爲厲禁，寶玉讀會真記，卽西廂記乃是茗烟偷着買給他，避着人讀的，後來又傳給黛玉讀，並且極口稱讚它『真是好文章，你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果然，林黛玉也是『越看越愛……但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却只管出神。』（第二十三回）這是曹雪芹的紅樓夢的淵源所在。

那時一般社會爲舊文學和八股式帖所籠罩，只有少數天才的青年作家具大勇無畏精神，才會從其中發展出新的文學。乾嘉以後，這種觀念漸漸改變，士大夫亦多注意它的價值。不過他們對它的觀察大半是牽強附會，穿鑿失真。這種觀察，共有三派：第一派以爲紅樓夢乃是『至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這派以王夢阮爲代表，但據歷史年代的考察，清世祖生時，小宛已十五歲，順治元年世祖方七歲，小宛已二十一歲了；順治八年正月二日，小宛死，年二十八歲，而清世祖那時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如何能入宮邀寵？卽這一層已足駁倒這一種主張。第二派以爲『紅樓夢是清康熙朝的政治

小說」，他們以爲它的作者抱有民族思想甚摯，意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書中謂賈寶玉影射僞朝之帝系；林黛玉影朱竹垞，妙玉影射姜西溟（宸英），她如薛寶釵，探春，王熙鳳，惜春，寶琴，劉老老皆有所影射，又有人謂襲人蓋影射貳臣巨魁洪承疇等等，甚至一婢一僕皆一一爲之比附，此種轉灣又轉灣的強詞奪理，實在自相矛盾，經不起一駁，這二派以蔡子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爲代表。第三派以爲『紅樓夢記的是納蘭成德的事』，『謂成德有幾首悼亡詩是影射黛玉，這也是莫須有的武斷之詞，那末這種『千篇一律』的悼亡詩可以隨便安在任何一個薄命紅顏頭上，其錯誤也與石頭記索隱相旁駁。

在這一時期，紅樓夢還是沉淪在極少數士大夫的床頭案底，做他們茶餘酒後的談資。

甲午戰敗，中國在政治上雖然失敗，但一般士大夫猛然覺醒，以爲非歡迎或吸收西方文化不可，於是歐美日本的文學藝術越過萬里長城，衝入我們古代的『精神堡壘』，梁啟超輩才破天荒地重視小說文藝。及至五四運動，中國的新啓蒙運動抬頭，文學革命的旗幟一樹，白話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取文言文的形式而代之，於是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幾部古典名著始爲文化界所重視，胡適之先生等一一爲之考證，予以新的評價，而紅樓夢尤爲學者所

珍視。適之先生考證的結果，斷定紅樓夢是曹雪芹做的，是他的『自傳』；他斷定『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他斷定曹雪芹（霑）的祖父曹寅決不像一個「貪官污吏」，他家所以後來衰敗，他的兒子所以虧空破產，大概是由於他一家都愛揮霍，愛擺闊架子，講究吃喝，講究場面……交結文人名士，交結貴族大官，招待皇帝……』（胡適：紅樓夢考證）但是他不會知道，或至少他不會告訴我們，每個偉大文學家或偉大人物的自傳，同時就是他所生存時代全部或某部分的社會史；他不知道，或則他沒告訴我們，『愛揮霍，愛擺闊架子，講究吃喝，講究場面……』等等不唯是曹寅一人一家的特色，乃是中國貴族社會一般的特性，甚至在東西各國的貴族社會，一般說來，也不能例外；他沒告訴我們生長在貴族家庭的曹雪芹爲何能寫出這種深刻地暴露當時貴族地主社會的文藝傑作來；他也沒告訴我們紅樓夢這寫實主義的傑作中，包括些並遺留給我們些什麼寶貴的東西，和我們怎樣對這寶藏豐富的作品中做再進一步的分析，研究，和吸取。他們的眼光只注在紅樓夢的一般的表現形式，他們研究的領域只限制在考證學的範圍內。這却不能怪他們，乃是時代有以限之。我們應該起來彌補這個缺憾。這種工作固然太艱鉅，但我們不應自娛，我們要接

着他們的步伍再進一步，要使一般讀者了解紅樓夢的真正偉大的價值所在，因此我就不揣

冒昧，先來嘗試嘗試這一「開步走」的工作，所以我選定如下六個題目，六次講完；

第一講 一面鏡子

第二講 賈寶玉

第三講 王熙鳳

第四講 幾個奇女子

第五講 兩個老太婆

第六講 紅樓夢的寶藏

這六個題目，分之可做六個獨立的單位；合之可成爲整個體系。諸位鶴衆先生都是忙人，能以場場都聽，固然可以整個了解這一講演的全般內容；若萬不得已爲工作或爲它事所限，不能全聽，則聽了某一單位，也不致漫無結論。我現在且把六講的內容，簡單地提示一下：第一講『一面鏡子』是要提供大家以研究紅樓夢的新觀點，就是我們怎樣來了解紅樓夢？第二講『賈寶玉』把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與他們的參伍錯綜的關係都加以敘述和

分析；第三講『王熙鳳』敘述她個人的一切才與性以及與賈府的興亡關鍵。第四講『幾個奇女子』把大觀園中幾個傑出的女子如：妙玉，尤三姐，鴛鴦，司棋，晴雯，平兒，襲人等的生活特色與以客觀的描述和分析。第五講『兩個老太婆』把賈母和劉老老的兩個不同典型婦人的關係，各人的事蹟敘述一番，而賈氏東西兩府之大事與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姊妹之事亦附焉。第六講『紅樓夢的寶藏』是把紅樓夢在文學的風格上，在描寫的技術上，在造字用語的特點上與以詳細的敘述，並附帶研究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紅樓夢與高鶚的後四十回紅樓夢的優劣與異同。總而言之：第二至第五講是紅樓夢之史的敘述，第一講是講：我們怎樣了解紅夢樓？第六講是講：說明或清算我們用這種方法研究紅樓夢究竟得到些什麼？

不過大家看了我這個說書的目次一定會有人疑問：為什麼十分之九都說女人呢？這并不是我的杜撰，因為紅樓夢作者自己說得明明白白如下：

『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豈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

又說：

「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謾已短，一并使其泯滅也。」（同上回）

可見作者之寫此書，除自寫其生平外，主要目的即在描寫當日他所親見親聞與之朝夕相處的幾個傑出的女子。自然我們談到這些主要的脚色時，在在都要講到那些不題名的人物如賈政，賈赦，賈敬等等，要講到賈珍，賈璉，賈芸，賈薔等等，講到賈雨村，甄士隱，薛蟠，夏金桂，邢大舅，王仁等等，甚至談到黛玉的鸚鵡，鳳姐的馬桶等等，只要他，牠或它有關係。我說書時，完全站在客觀方面，純從紅樓夢所敍述事實，加以合理的分析，絕不參以個人主觀的成見和道德觀念。再者，我的主要對象是前八十回的紅樓夢，然為敍述成有始有終的故事，也往往用後四十回。經過名家的長期考證，我們知道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後四十回是高鶚續的，後者的出世要比前者晚幾十年。逃難之中，參考書缺乏，所引書籍及作者姓名，往往全憑記憶，不能一一備述出處，這也是要附帶聲明的。現在「閒言少數，書歸正傳」吧！

一一面鏡子

諸位看見我選擇這一個題目做第一稿，恐怕有許多人覺得茫然，一定會有人說：「破題兒第一遭就弄這個『悶葫蘆！』」也許有人說：「阿！我曉得了！這不就是紅夢樓第十二回中那個跛脚道人送給賈瑞看的那面叫做『風月寶鑑』的鏡子呢！」我却答道：「也是的，也不是的。」這話怎講？待我慢慢說來。在這裏，請大家恕我冗長，讓我略述文學之史的發展，大凡一部偉大的作品不是憑空結緣地生出來的，必須各別它的社會根源，從左、國、離騷，變而爲遷史，再變而爲班書；從秦漢的散文變爲魏晉的散文，從六朝的駢體，變而爲唐韓昌黎宋歐陽修以來的散文，都可以看出它們在文學形式上的變遷痕跡。最顯著的是駢體對偶之文。因爲司馬遷是一個有心胸，有天才，有遠識，有骨氣的歷史家，同時又是偉大的文學家，他的散文描寫是獨步千古的，雖在漢室專制的氛圍中，他詭以他那巧妙而深刻的技术暴露出當時統治者的種種黑暗面，不以成敗論人而作真寫本紀，不以地位限人而作孔子世家；替民間豪傑之士出氣而作游俠列傳，而許多豪貴有力之人不入傳記其筆削之。

雖有益難能可貴。班書體例雖完密，而其行文已開排偶之風，其史家風格，視子長有愧色。遠矣。以後政治厭道憲甚，文人多無風骨可言，遂不得不敝精勞神於聲律對偶之文，至韓昌黎始起而變之，使文字形式復直接秦漢之舊，所謂文起八代之衰是也。就這一點說，韓氏是有功的。到了宋元，在韻文方面，由詩產生出詞來，在散文方面，則產生出宋元以來之散曲雜劇爲當時最流行的文學。這乃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解放時代。到了明代，散曲雜劇又復消歇，而平話小說大盛。明清之交，士大夫多以這種文學爲消閒解悶的東西，但時代的進步雖然在試帖詩的鐵籠之中，仍然有突破牢籠和網羅的偉大天才，給我們產生了幾部空前的文學作品來，那就是：水滸（明代），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清代）等。水滸傳是說梁山泊上一百零八個好漢落草造反，用現代社會科學名詞說，就是農民反抗地主貴族壓迫的故事，這故事本是宋史上有。但正史總是把這些人看成草寇似的，給他們加上許多暴戾恣睢的渲染，水滸傳是小說家言，但是野史倒比正史來得合理。原來這故事已經經過宋元以來數百年的傳說，到了明代經過羅貫中施耐庵等的紀述，遂成了現在的水滸傳。它雖然也在描寫一般英雄好漢上山落草，掠州破縣，但從它的敘述

中可以看出他們揭竿反叛的客觀原因，即政治的和經濟的原因；就是說它把「官逼民反」四字，真正寫得躍躍紙上，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文章也是輕刀快馬，堪與它內容媲美。作者在言裏雖聲明『上不及朝廷』……極力掩護自己的真面目，但字裏行間，憤世嫉俗，慷慨激昂的情緒，真是有聲有色！《西遊記》是以唐玄奘取道西域留學印度取經而歸的故事為根據，而敷衍出來的。這故事更是經過長期的傳說，這傳說也經過幾多演變發展經過吳承恩（舊說邱處機）之手寫成的。這部小說雖然是神出鬼沒，雲來霧去，忽然天上，忽然人間，外面披上一件神仙鬼怪的外衣，實則是一部極諷刺之能事的一部社會小說。孫猴子所謂美猴王不過是桃果山上一個毛猴而已，但因玉皇大帝的天宮政府太腐敗，那些天兵天將和平昔養尊處優，而文臣謀士又皆昏庸老朽，不曉得人間——地上的一切情形，他們那裏看得起一個毛猴？但當這毛猴反上天宮，橫衝直撞時，一經交手，却把他們打得屁滾尿流，弄得玉皇政府束手無策，又改變政策，想拿官爵牢籠他。但只給他一個『未入流』的名字，義不容辭，弼馬溫，老孫幹得不高興，又闖出南天門，舉起叛旗。玉皇政府無法，只得求救於西方佛祖，才降服了這猴王，這是何等無耻！而天上政府所有一切組織和享受又曾從人間政

府的模型想出，這是何等的諷刺阿！至於它敘述的生動有致，趣味盎然，讀之神往，是其文學技術的高明處。至於唐玄奘到印度取經和留學，沿途經過的大半是重山峻嶺，深池巨川，從毒蛇猛獸的吞食中出入，幾經艱困，始達目的地，十七年後，卒學成而歸，創立唯識宗，開中國佛教史上的新紀元，這史實也是極富於教訓的。儒林外史是全椒吳敬梓作的。它的筆鋒針對着明朝的科舉制度（考試制度）之流毒，致使當時士大夫都變成冬烘頭腦，他們平素對於兵刑錢穀諸大端漠不關心，當政者正為的要他們不關心這些事，纔想出這種巧妙的傷人腦筋，使之終身在其中打滾的文學形式——八股文和試帖詩——所以范進之流，實在可笑可憐之至，此書的描寫技術極其尖刻。看位嚴貢生的兄弟是個土財主，平素為人極其懶惰，到臨死的時候，只是眼望着油燈不肯斷氣，於是大家紛紛議論：他的阿哥說：他有心事要等着我，對我說話；但他的妻子却說：不是的，他的心事唯有我知道，一面說，一面走上前去，把油燈裏的燈草撥掉一根，說是他以為兩根燈草太浪費了油。果然，燈草一撥，他便登時斷了氣。這是何等深刻的描寫啊！而且儒林外史不但暴露了明朝的科舉的考試制度之致命的弱點，並且也給它未來的敵人——清朝——做了命定的預言。因

爲明之亡，亡於士大夫之無能，無恥。而其所以無能無恥，乃是科學制度有以成之；清室入主中國，師明之統治中國的故技，仍以八股試帖爲取士之道，其用意也原要以功名牢籠士大夫，以此極不合理的文學形式來盤踞士人的腦筋，把他們的精力銷磨在咬文嚼字，接搭對偶之中，結果士不知政，將不知兵，革命黨一起，便如摧枯拉朽地被消滅了。這一部小說對於前清是何等的諷刺啊！明朝還有一部小說直到今日還有最大吸引的魔力，那就是三國演義。這部小說人人皆知，不必介紹，它的魔力是它的那種生動流利的文字；但是它擁劉排魏的正統思想以現代史家的眼光觀之，實在應該淘汰。至於它那描寫的規律也太遠於史實。它把諸葛孔明描寫成一個心計多端，詭詐百出，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張天師，實則『諸葛一生唯謹慎』而出帥一表及其立身行己都表現得他是一個忠厚誠篤的老成人。

用現代文學眼光觀之，實無多大價值。我敢斷言：此後它在青年中的影響將必日趨於消沉了。但有此等小說作前導，纔產生出空前的一部傑作——紅樓夢來；紅樓夢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後四十回是高鶚續的，前面已經說過。曹雪芹的紅樓夢（高鶚續作，我們在第六次將與以分析和比較），惟在清季爲一種空前的著作，直到現在，中國文壇上恐怕還找

不出一部足以與它相頽頏的作品。曹雪芹自他的父輩上溯，祖孫三代做南京（有時並做蘇州）『巡鹽』；他本是漢軍旗，據說他的祖父曹寅很有文學藝術的素養，家中藏書極富，平生又好延攬各方賢士大夫；同時，他家裏又做『巡鹽御史』，這兩種官職都是位尊而多金，又因為他們是旗人，又因為他們住在江南很久，所以清太祖六次下江南，他們家就接了四次駕。曹雪芹生在這種富麗堂皇，風曆高雅而又富于文學美術的環境中，他的天分又高，自然而然地熏陶和養育成一種文學藝術的天才了，後來家道中衰，寄居北京西郊，貧窮幾不能自給，甚至喝稀飯過日子。紅樓夢大概是在這個時代——即前述『大無可如何之日』寫的。書中所述完全是寫他自己的身世，古人的名著大都是有憤而作：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曹雪芹也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閭閻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